

石美玉
[韩]朴圭媛著
赵学美译



上街之恋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之淚

真言題



[韓] 朴圭媛 著

石美玉 赵学美 译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之泪 / (韩)朴圭媛著; 石美玉, 赵学美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8
ISBN 978 - 7 - 80186 - 858 - 9
I. 上… II. ①朴…②石…③赵…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173 号

登记号: 09 - 2008 - 359

上海之泪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 -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45 千
印 张: 6.25
插 页: 4
印 数: 0,001—7,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186 - 858 - 9
定 价: 18.00 元

序

——说不尽的上海往事

莫 言

这本关于旧上海的书，出自韩国女作家朴圭媛之手。几年前，她那本描写自己的三外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电影皇帝金焰的传记文学《寻找我的外公——中国电影皇帝金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因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作者的执著精神所感动，我曾经为那本书写过一篇序。现在，为这本书写序，则是因为，这是一本博雅生动的书，在诸多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为背景的书中，这本书具有自己独特的韵味，我认为值得向读者推荐。

严格地说，这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并不符合大家常见的小说文体特征，它们既像史料钩沉，又像老叟讲古；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又有精心的虚构。但只要文章有趣，何必拘泥文体？而小说文体，又何曾有铁定之规？如果非要给小说定一条铁规的话，那大概就是：只要刻画、塑造了栩栩如生、让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的作品，就可以小说名之。

朴女士这本书中的大多数篇章是可以小说名之的，因为她在

这些篇章里写出了人，写出了人的性格和命运。如《厨师的初恋》中的那位痴情的厨师，把手中制作着的每一道食物，都当做奉献给暗恋情人的礼物，正所谓带着感情烹饪，那滋味自然微妙。而那冷傲姑娘最后之决绝弃世，亦是令人惋叹不止且又悬想无穷。《小飞虎》中那个孤独的猎人后代，在杜公馆中的传奇经历以及他的超常感悟，都是奇幻之笔，结局也是险峰突起但又在情理之中。《再见，我的爱！》中，摩雷小姐对谭伟立的痴心之爱，描写得细致入微，那个为谭伟立量衣的细节，十分的感人，分别数年后的重逢，写得也令人心神荡漾。另如《骆驼之爱》中之车夫，《花园里的绅士》中之侍女，《没有归来的人》中之韩国志士，亦都写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令人回味不尽。

我知道朴女士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她为了替自己的外公金焰立传，跑了中国许多地方，写这本关于上海的书，据说也跑了几十次上海，她的这本书，建立在她在上海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她熟谙史料但又不被史料所拘禁，因为她始终没忘自己是在写小说。读她这本书，我想到了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巴别尔的《骑兵军》、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上列三书俱成经典，朴书与它们相比，自然显得稚嫩，但在书写男女恋情之微妙感受方面，却有独到之处。另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一个韩国女性，对上海竟有如此深厚之感情，为了写一本书，奔波数十次，也是可圈可点之壮举。

朴女士不是那种文学圈里的女作家，她还保留着许多家庭妇女的质朴和率真，这也是这本书表现出的品质。

2008年3月

目 录

- | | |
|-----|---------|
| 1 | 橡胶树股票 |
| 5 | 何日君再来? |
| 9 | 追梦人哈同 |
| 18 | 厨师的初恋 |
| 27 | 小飞虎 |
| 41 | 老诗人重返上海 |
| 48 | 伏尔加河船夫曲 |
| 60 | 再见,我的爱! |
| 73 | 妈妈的胸针 |
| 77 | 上海之花 |
| 91 | 香格里拉 |
| 98 | 百乐门舞王 |
| 105 | 骆驼之爱 |
| 111 | 花园里的绅士 |
| 126 | 中国的女儿 |
| 134 | 金焰,我的爱 |

- 138 我心中的星星
145 我的朋友娜塔莎
155 浴火中的国家
166 没有归来的人
176 上海之泪
179 一位电影记者的遐想
182 瑞金宾馆
186 在上海想象我自己
190 跋
192 编后记 因爱而生,为爱而写



橡胶树股票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我们做错了什么啊？

我本能地逃出了朋友的房间，一口气跑到瓢泼大雨中。好一会，我才回过神来。直泻而下的雨柱挡住了我的视线，分不清哪边是楼，哪里是路。我像迷路的疯子一样，不知道要去哪里。

为什么？我对天放声呐喊，无情的雨声轻而易举地吞噬了我无奈的愤怒，雨水灌进我张开的嘴里，我喊不出来，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打开朋友的房门时，她已经变成一具尸体倒在血泊里。她用割腕的方式永远地告别了所有的不公。床上散落着吃剩的烟土块，地上已经流出一大摊鲜血。我像一只受惊的鸟，慌不择路，扑棱着四肢夺门而出。

马路中央，巨大的声音包围着我，像是我和朋友的悲鸣和诅咒，狂暴的雨点更加肆无忌惮地击打我的头顶。茫茫大雨，我的朋友走了，我的一席之地又在哪里？我本能地朝着江边走。

咣——！骇人的雷鸣闪电划破夜空的刹那，男人对女人的拳打脚踢声和妈妈的哭号像电影一样涌上我的视线，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人像爸爸那样毒打自己的老婆！

我跟着两只脚往前走，朝着水势迅速涨高的江中走去。望着嚣张跋扈的江水，我从头到脚的每一个细胞都绝望了，我想我也该走了。

上了瘾的爸爸为了得到一块鸦片，把妈妈卖进了青楼。那天，我放学回家后发现妈妈不见了，灶台上还放着妈妈没有切完的菜。在日以继夜的折磨中，我反而羡慕起没有爸爸的孩子。我真希望有人来救我，明知道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两年后，爸爸把我卖进了青楼。

每天在姆妈的安排下接客，忍受着屈辱满足每个顾客的兽欲。在那里，还有一个像我一样被卖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人一直寻找着逃跑的机会，在屈辱与期盼中度过了五个春秋。挨到第六年的时候，我们几乎自暴自弃了。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顾客们都在议论一个只涨不跌的股票。

“这东西神了，一买就涨，现在已经涨到上个月的两倍了。”

“会一直涨吗？”

“说什么呢，这个股票可是轰动了全上海。我铺里的伙计老王也吵着要我帮他买呢。”

“饭都吃不饱，还买什么股票啊？”

“人人买，才能涨啊。不过咱的动作比人家快，你就等着瞧好吧。”

听说，那是澳大利亚一个橡胶树农场的股票，一买就涨。在广袤的澳大利亚大陆上，有个无垠的橡胶树农场。橡胶是个好东西，将来一定比大烟更值钱。由于没有人不在谈这个股票，在客人们交谈的时候，我们也竖起耳朵听。我们觉得橡胶不一定比大烟贵，但是肯定是贵重东西。

“是吗？那我们也买那个股票吧。”

“怎么买？”

“到买卖股票的地方去买不就行啦？”

从那天开始，纵然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我和朋友都闭紧双眼接客，然后用卖身赚来的钱投资了澳大利亚橡胶树农场的股票。渐渐地，我们对待客人的态度都变妩媚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没关系，他们可是每天给我们叼来橡胶树股的摇钱树啊。

为了买更多的股票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约好一定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客人全部走掉后，我们会躲进妓院最偏僻的屋子里，兴奋地数着钱憧憬着脱离苦海的日子。

可在昨天，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它说在上海发行澳大利亚橡胶树股的外国人全跑到国外去了，旁边还印着一张荒凉的橡胶树农场图片。拿报纸过来的客人问我们有没有买那个骗人的假股票。图片里，跟沙漠一样的山野里立着寥寥几棵橡胶树。这件事情的真相是投巨资买股票的人们追到澳大利亚才发现的。

真是莫名其妙，这肯定不是真的！这一定是编报纸的人在哗众取宠！他们不会敢这么做的，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可是，万一真的呢？无风不起浪啊，我马上去找朋友！

秀珍坐在凳子上，脚下就落着那张哭丧着脸的报纸，她瞅着那荒凉的农场，眼神像沙漠一样干枯。

“我们是不是太倒霉了？”她的声音太平静。

“你确定这是真的么？……这也太过分了！……”

我又提高了嗓门儿。

“好了，我要休息……”

秀珍说完这一句就背对着我躺在床上。我没想到，第二天，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彻底放手了。

黄浦江面上映着秀珍的眼睛，她在急涌的漩涡里召唤着我的名字。

你也来吧！

是啊，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希望，一切希望都是骗人的！

我向朋友伸手，她也拉住了我。江水迅速地向我张开她温柔的怀抱，整个世界都在忍受着狂风暴雨的蹂躏，而我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归宿。

这些年来一直青睐我、折磨我的世界上的所有痛苦们、悲伤们，谢谢你们放了我，再见……

* 橡胶树股票骗局在几天之内夺去了众多投资者的生命。其中，有不少买卖人、普通市民和妓女。这是 1910 年夏天发生在上海的事情。

何日君再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呢，我的主人？每天我都在望眼欲穿地盼着他，转眼间，已经过去七十年了。

1927年乍暖还寒的一天，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法租界居民区的工地上挖起了第一锹土，不久我就诞生了。

我的主人是一位三十出头的法籍年轻男士，他二十几岁来到上海，在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住的是公司为他提供的宿舍。白天，他在公司埋头苦干，下班后就跟同事们一起光顾租界里新开的赌场或舞厅；晚上，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总感到莫名的寂寞。寂寞难耐时，他就到小区的草坪或公园里散心。

他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但他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喜欢上了工作。他在工作中发现人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时还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种实现自我的快乐让他非常幸福。

他升任公司的副总后，越来越喜欢上了上海。他最后决定在这里定居，于是筹备建造一套房子，这就是我了。他选择的地段是全上海最好的，用的建材也是最昂贵的。一下班，他就跑到我这里来仔细监督施工。

当时的上海滩正在从一个小镇茁壮成长中，从我在这里立足后，就不断有弟弟妹妹们在这里安营扎寨，不久这个叫外滩的地方就以众多的华美的外国建筑而成为上海最绚丽的一件外衣，不停有外地的人过来看我们，一边感叹，一边回顾。

这里太完美了。清晨，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路边的树木在幸福中欢唱，沿街的法国梧桐给路人送去幽静和凉爽。

盖我的那段日子，主人几乎每天都过来惬意地察看周围。完工后，他在花园里种下各种美丽的花草树木，然后回法国带来了夫人。他为白皮肤红脸颊的夫人准备了最幽静的里屋，从此全家人在她的温婉气息中幸福地生活。家里的很多人每天为我擦擦洗洗，夫人也挖空心思地打扮我。

一到夏天，花园里的绿荫又投给我清新的笑容，与主人夫妇一起度过的日子幸福而甜蜜。

后来宝宝出世了，花园的绿荫下又多了一把秋千。清风徐来，宝宝的欢笑声荡漾在整个宅院里，不禁让我感慨生活的美好。花园里偶尔会举行派对，宾客们就会结伴饶有兴趣地围着我走一圈，不时地指点夸奖，我的主人会跟中国老夫子那样“哪里哪里”地谦虚一下，一会又会满脸得意地“谢谢谢谢”。

下午的阳光变得懒洋洋，男宾们大多三五成群地在花园里高谈阔论，女客们却聚到我的某间舒适的会客室里，喝着饮料嘻嘻哈哈，佣人们则大汗淋漓地跑着碎步招待着他们。在厨房和花园里，偶尔响起忙得不可开交的佣人们匆匆交流的声音。有时，端

着托盘小跑的佣人因为地板太滑而摔跟头。花园里，迎着阳光绽放的花儿在微笑，我听着主人笔挺的衬衫和夫人的熨烫整齐的衬裙发出的沙沙声，盼望着这样欢快的日子能永远继续下去。

但是，事与愿违。一个冬天的晚上，从远处传来了枪炮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了。这个时候租界还很安全。曾经的清法战争也好，“一战”后刮起的世界经济危机也罢，上海不但没受影响，反而是发展最快的地方。在全世界的战争与经济危机中，外商们都认为上海是最安全的地方，因而将大量资金投到了上海。

然而，上海也不是永远的世外桃源。1937年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枪炮声不断，很多建筑也轰然倒塌，眨眼间成了断壁残垣，天空里弥漫着硝烟。人们惊恐地躲进了租界，有不少人在逃难路上遭遇不幸。由于不间断的炮击，到处都会看到尸体。

主人沉着脸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让夫人和孩子先回国了，一个人到了晚上，连灯都不开，一点声音都没有。有一天，他一个人在上海的街头徘徊了很久，挨个走进年轻时每天去的宿舍、饭店和俱乐部，回忆曾经的日子。

后来，他也离开了这里。我总是想念他。每逢春天，他种的那些花儿就在花园里争相绽放，它们也等着他回来，可他至今杳无音讯。

后来，日本人霸道地住了进来，他们撤走后，又有国民党政府的人搬进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来了一批新人，可他们只有白天待在这里，因为他们只把我当作办公室，所以一到晚上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了。我像主人曾经那样咀嚼着孤独，但好在白天有人，总比整日自己一个人呆着强，所以硬忍着孤独。

后来，改革开放了，上海重现昔日的摇曳多姿，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游客来到上海。有人在透过绿荫可以看到我的地方为我照相，我的照片也刊登在了介绍上海的杂志上。我每天都在盼着主人回来看我。

可我至今还是怀念原来的主人，他看我时的那种爱恋又满足的眼神，只有他才有；我也怀念着那些绿树成荫、清风拂面、鸟语花香的安详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他的儿子或孙子会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告诉我老主人的故事呢？我今天仍在苦苦地等候与他重逢的那个美好时刻。



追梦人哈同

曾经有人问我能不能叫我点金手。我真的像点金手吗？这个问题让我认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人生。

1851年，我出生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格达城的一个犹太家庭里。据说爷爷以上的祖先们都经商，但不论是我们家，还是亲戚家，都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人。家里很穷，我在六个儿女中排行老三，不上不下，从来没受到过父母的特别关爱。

五岁时，全家跟着就职于老沙逊公司的父亲迁到了印度孟买，可不久后父亲就撒手人寰了。

二十一岁那年，妈妈也离开了我们，再加上家里兄弟不和，自己又前途未卜，于是我无心留在孟买。左右权衡，我只身一人来到香港，进入了过去父亲工作过的老沙逊洋行，从最底层开始打拼。第二年，我被派到上海，成了老沙逊分行的一名社训。

“社训”听起来还不错吧？不过，说白了就是保安兼库管，是公司最低层岗位，但我很知足。1873年，我已二十二岁了。当年的上海，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新天地，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

上海是鸦片战争后开埠的城市，刚开埠的时候，还只是吴淞江边的一大片芦苇地，不过三十年工夫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海港。

从沙逊洋行的窗户里，看到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肤色各不相同的人，他们步履匆匆，神情自信，脸上溢出的活力和热情是我在孟买时不曾见过的，我决心要搭上这艘扬帆起航的大船，在上海开辟一番天地。

我虽然现在只是一名底层保安，住得简陋、吃得糟糕、穿得褴褛，可我总觉得将来的生活一定充满了希望。这不是因为我现在发达了，才放马后炮。

我没有人脉，没有学历，也没有钱，但每天都在愉快地工作。因为我相信，像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只有努力工作，得到领导的赏识，以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做事从不像其他保安那样为了拿工资而工作，而是从公司老板的角度考虑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老板满意，学会了这样的换位思考，我的工作成绩立刻就不同了。我相信，只要诚实认真地工作，总有一天会得到别人的赏识。

在公司，我负责保安与库管工作，但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不止于此。为了看管仓库，我住在仓库旁边的宿舍里，每天早起先打扫公司院子，然后把玻璃和楼梯擦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因为我全力以赴地工作，不久，我升职当上了房地产业务经理。刚开始的时候，我做的也是收房租之类零碎的事情，后来才开始负责房地产买卖等较重要的业务。

后来，我把成功心得告诉一些同事，他们可能会有反感，反驳